

臺灣人

1

三部曲

鍾肇政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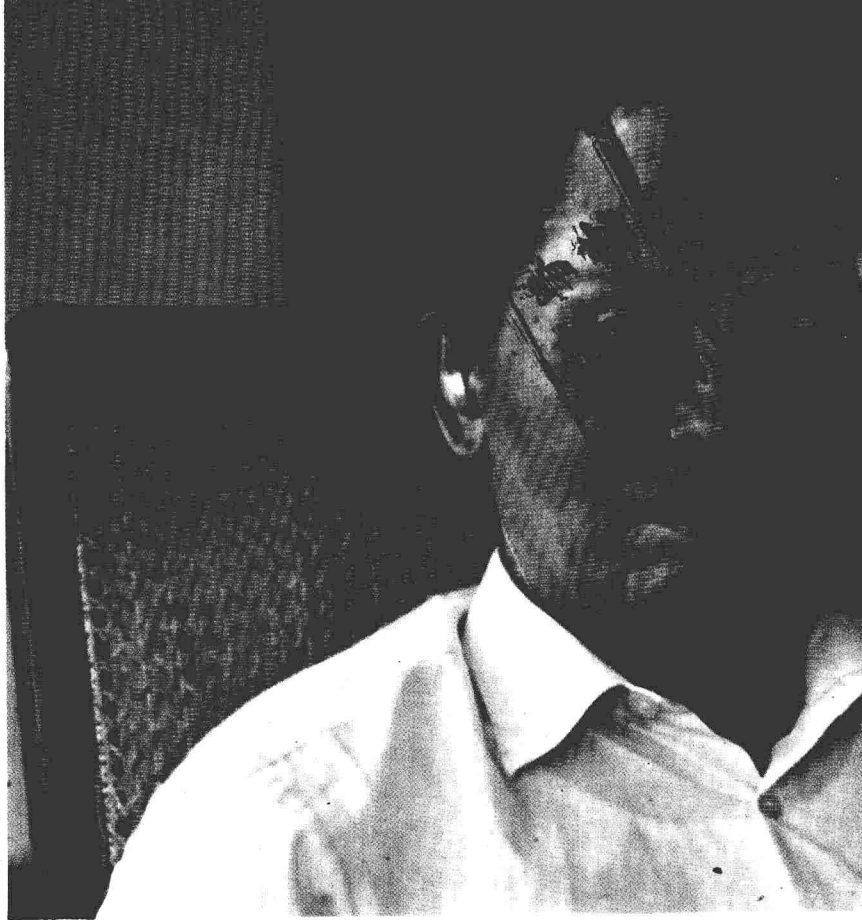




遠景叢刊160

歷史記載了事實，但往往也遺漏了「真實」。鍾肇政為台灣淪日五十年間的史實，凝聚了他的血淚與滿腔的熱情和虔誠，構成了這部「台灣人三部曲」，台灣淪日五十年的「真實」，在這裏浮雕般地凸現！

不知過去的「真實」，又何以預見未來？「台灣人三部曲」是關心中國未來遠景的人不可不看的文學巨著。有史詩的雄渾，有鄉土情懷的芬芳，更有民族大義的磅礴；「台灣人三部曲」的出版，為台灣鄉土文學豎起了一座高聳入雲的里程碑。



鍾肇政 著

臺灣人三部曲

第一部
沉

楔 子

他們是一羣冒險犯難的勇者——

在大海尚被賦予不可知的神性的時日裏，他們越過洶湧的波濤而來，定居在這葦爾小島上。他們有了他們的歷史，年代雖暫，却充滿剛毅與不屈的事蹟——那是用血與淚寫成的歷史。

爲了生存，他們開疆闢地，與大自然爭鬭，亦與大自然共存。

爲了生存，他們拋頭顱灑熱血，與敵人周旋，從不低頭屈膝。

請看——

那些以誠首爲能事的土著野蠻民族；

那些以剽掠奪是務的東洋民族；

繼之有碧眼蒼膚一手執劍一手握十字架的紅毛蕃；

有葡萄牙人，

荷蘭人，

西班牙人，

英吉利人，

法蘭西人，

儘管這些人船堅礮利，但他們還是屹立不墮，得到最後勝利。

然後，曾在頭上頂着丁字髻，赤裸全身，僅以犢鼻褌遮住下體的東洋民族，搖身一變，穿上別着肋骨飾物的西洋軍裝再次出現了。這些異族騎在他們頭上達半個世紀之久。

他們屈服嗎？

沒有！依然沒有！

他們再次用血，用淚，用骨髓，寫下了另一頁歷史。

那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偉大民族史詩。

如今，他們負起了另一項使命，歷史在等待他們繼續去寫，中華民族魂在等待着他們去發揚

……

他們依然會勝利的——這祇是歷史的反覆而已。

——

他們就是——臺灣人。



又是個好天氣，沉重的、令人詛咒的……

天空上擁滿灰黃色的薄雲，那雲一動也不動的，彷彿是長在那一片原是藍碧天幕上的不祥的蘚苔植物，永遠永遠地把可愛的青天遮住了。

然而，春天到底還是春天——大地上滿眼翠綠。一行行一排排的茶叢正在那兒猛抽着新芽，茶畦間的相思樹也還是那樣地昂然屹立着，好像在無言地豪語：我們就是大地的主宰，我們俯視地上的一切，頭頂伸向天空。

但是，那也只不過是春神所賜予它們的僅餘的生命力的最後掙扎罷了。祇要你細心體會，便可察覺出在乾枯而多塵的空氣裏，在灰色沉重的雲下，它們浴着漸漸加熱起來的慘白色的窒悶陽光，正在呈露着一抹憔悴之態。

噢！是的，它們得天獨厚地把粗粗細細的根伸向地下，能够從那乾燥的泥土裏吸取少許水份，用以維持生機；可是它們仍和萬物一樣地在渴盼着水——雨水。

牛車路上，兩個年輕人並肩走着，每個步子跨下，便要撲起一陣泥粉。它們故意地讓腳底在路面上擦過，有時那泥粉會帶着一股猛勁兒揚起，久久還不肯落下。

兩個人身材相仿，一樣地強壯，一樣地高大，不過其中一個顯然地比另一個更精悍更茁壯。他們的裝束也是一樣的，一頂竹笠，上身是白細布短袖衫，下身則是到膝頭下的半長不短的褲子、赤腳。連他們的面目都好像有點相像哩。所不同的，是那個強壯些的一個比另一個眉毛要粗些

，嘴唇厚些，下巴寬大些。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那面目溫和些的在低聲吟哦。

那是很明顯的，他喜歡吟詩，易於陶醉，却無視於眼前世界。也許書讀多了，腦子裏不免裝上多多少少不切實際的思想乃至幻影。

「崑哥！」聲音裏帶着愜意地，那強壯些的沒等哥哥吟完一首詩就打岔說：「別來這些了，真是的。」

「怎麼？你不喜歡這首詩嗎？今天是清明哪。」

「管他清明不清明？崑哥，你還有這樣的閒情逸致啊！」

「真是孺子不可教……」

「好啦好啦。我說够了的。」他不耐其煩地。

「阿崑。」哥哥改了一種口氣說：「你也不用急了，時也，命也，一切都有定數，還有什麼法子呢？不下雨時雨是不會下的，下雨的時候到了，還怕沒有雨水下來嗎？」

「嗨……」阿崑重重地吐了一口氣，瞪了一眼天空說：「我真猜不透，天貴公是聰明一世的人，怎麼會選了這麼一個鬼地方來落腳生根呢？害得我們這些子子孫孫，三年兩頭地便要挨受天旱的苦楚。」

「喲，你倒埋怨起祖公來了，人都死了差不多三十年了，還說他幹什麼。」

「說說，散散悶氣也好。不過……崑哥，老實說，我急的倒不全是這些。」

「唔？……」阿崑詫異地望了一眼弟弟。

「好些日子以來都沒有消息，不曉得後來變得怎樣啦？」

「噢？……呃，我明白了，你是說那個割臺的事？」

「是啊，真急死人啦。李鴻章那老貨仔……」

「阿崑，你又說這樣的話。他謀國不能說不忠，也好在他在日本沒有被刺死，日本蕃也因了這件事才肯讓步的。」

「讓步？簡直是貓哭老鼠，要是我，一定不教那老貨仔活命的。」

「阿崑哪，祖父常常說你太偏激，一點兒也沒錯，做事是急不得的，我們祇有靜靜地等待事態的演變。」

「都要淪爲亡國奴了，還說要等待。我問你，崑哥，我們到底要等些什麼？」

阿崑有些招架不住了，一時不曉得怎麼回答才好。他覺得這個弟弟又叫人覺得可愛可靠，又叫人擔心。有些事情確實是等待不得的，這一點阿崑當然很明白，可是他畢竟還祇是個二十三歲的年輕人，而這樁事實太大太不簡單了，遠不是他所能判斷是非，也遠不是他所能爲力的。

「阿崑，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何嘗不是跟你一樣感覺呢。但是啊，我們不等又怎樣？難道我們能够跑到下關去把李鴻章殺死嗎？再說，殺了他一個人又能怎樣？我們是打輸人家了，堂堂一個大清帝國，竟然會打不過那小小的日本番，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唉……」阿崑的嘴巴總算給這一番話封住了，不過很明顯地，他的心仍在憤激着。他那濃濃的眉毛緊緊地鎖在一起，大牙也使勁地咬着。從他的腳板下，泥粉揚得更多更高了。

「不要想得太多，想了也沒用的，談點別的吧。」阿崑稍後又加上了這麼一句。

「還有什麼好談呢？」這位憂國傷時的熱血青年，滿臉浮着黯然的神色。

看到弟弟那樣，陸綱崑不禁也有些難過起來。清廷割臺之議喧傳已好久好久了。如果這事實現了，將來會是個什麼樣子呢？大好河山白白地送給異族，於是日本蕃就會來管臺灣了。受那可恨的東洋人統治，簡直是叫人不敢設想的事。他們陸家人自從十三世祖榮邦公渡臺開基，傳到他們這一代已經一百多年，就是曾祖父天貴公到這地方來從事墾殖，也過了將近六十個年頭。那些先人們都是用無數的血汗才奠定今日家業基礎的，這樣建立起來的家，難道能够雙手捧着送給人家嗎？如果不呢？……

阿崑不敢想下去。還是那句話，靜待事態的演變，不等是不行的。在那以前，總要平心靜氣地工作下去，何況農忙時節到了，祇有努力幹活兒，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於是他想到，何不跟弟弟談些輕鬆的事呢？這時，兄弟倆來到族叔仁德的茶園邊了，遠遠看去，一片翠綠當中，點綴着幾個摘茶女人。

「呃。」綱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說：「對啦，還記得桃妹嗎？」

「她？當然記得的。我一直認定她會成爲嫂子的。」

「唔……」綱崑胸口的瘡疤給碰痛了，不過裝着若無其事地說：「別開玩笑。你聽見人家說了嗎？聽說她今年替仁德叔摘茶了。」

「聽到了。都是爲了你呀。」

「哼，說別開玩笑嘛。怎樣，她人漂亮，性子也不差，幹活又勤快，你何不動動腦筋呢？」

「我？」綱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說：「這才開玩笑哪。我怎麼敢想。」難道你不要的要我來

揀嗎？他在心裏這麼說。

「我想她倒很適合你哩。」

「不，阿嵩那傢伙常常談起她，還是讓他去動腦筋吧。」

「他還小啊。」

「你才說他小啊，今天早上他急着要來茶園，就是爲了看她啊。」

「不曉得她來了沒有……」

就在這時，從靜寂的空氣中盪來了歌聲：

「阿妹生來笑洋洋

可比深山梅蘭香

梅樹開花阿哥唔識看

露水泡茶阿哥唔會嚐」

阿崑阿崙兩個不期而然地相視了一眼，立即在兩人臉上同時地漾開了一抹略帶驚奇的鄙笑。那是阿青那傢伙的聲音，而且分明是在向一個女的挑逗。誰會答他呢？這種場合，一定有人張開喉嚨跟他拚的，因爲那不可能是無的放矢。

阿崑曾經是——自然目前也仍舊是的——山歌的能手，聲音亮，調子好，加上記性又強，正如一句山歌所說有着「滿米籬」的山歌，所以拚起來差不多可以使在附近每一塊茶園裏工作的男女們停下手來傾聽。去年，他就是憑他那付好歌喉跟桃妹拚出了名的。桃妹也着實唱得好，所以人們才會認爲他們兩人是沒有人爭得了的天生一對。

在庄子裏的人們，唱山歌幾乎可說是平常日子裏唯一的娛樂。工作時唱唱，休息時也要唱唱

，晚上拉着一把絃子，更是大唱特唱，特別是到了摘茶時節，摘茶女人大批地湧進庄子裏來，於是山歌成了他們唯一排遣胸中鬱悶的東西。

如今，阿崑不得不退出那帶着彩色的絢麗場合了，因為在元月間他已結了婚。當然結了婚的男子也並不是不可以唱，只是對於那最富於色彩的一唱一答的情歌，唱起來總不免有些顧忌，並且女孩子們也不會很高興跟他們拚的。阿崑婚後兩個月以來一直以爲自己是幸福的人，可是此刻倒有些悵悵然起來了。

那樣的聲音，那樣的整腳調子——阿崑私忖道——好意思張開喉嚨那樣地唱啊……他記得，去年阿青是不大敢唱的，不祇是阿青，祇要阿崑在場，哪一個不是要謙讓幾分呢？也許不會有人願意答他吧，他期望這沉默會繼續下去。

但是，他錯了。隔了一會兒，另一個歌聲揚起來：

「阿哥生來笑洋洋

可比北港媽祖娘

求得仙丹有靈應

明年倒轉來割香」

阿崑忍俊不住地笑了出來，可是阿崑一點也不覺好笑，相反地胸口忽然起了一陣微微的刺痛。他認出來了，不，應該說那是他一聽就可以分辨出來的，永遠也忘不了的聲音。那正是桃妹唱的。

「好像是桃妹。」阿崑笑着說，那雙濃眉快樂地張開了。

「嗯……好像是。」阿崑掩飾地又加了一句：「很像。」

「阿青那傢伙碰了釘子啦。崑哥，你可以插進去，同她一曲呀。」

「我嗎……不啦。」

「爲什麼？」

「不爲什麼……不是我露臉的時候了，該讓給你們年輕的去樂樂了。」

「可是……那真不過癮。沒關係吧，崑哥，你來一個，好讓大家過過癮。」

「不行！我們走吧。」

阿崑說着就要摔脫一切似地邁開大步子，阿崙有些掃興的樣子，但也只好跟上去。

走過一排相思樹，兩人走到另一塊茶園上。那兒有幾個摘茶女人正在彎下腰身摘着茶。園邊站着一個漢子，兩大袋茶菁已裝好了。那是剛才唱了山歌碰了桃妹一顆釘子的阿青。阿崑一眼便認出了他，胸中又起了一陣跟剛才一樣的刺痛。沒疑問，桃妹也在那兒摘茶，雖然個個都彎下腰身，一時還認不出哪個就是她。去年、前年，也許已是三年前以來了，桃妹這幾年都是爲我摘的，可是如今……想到這兒，他趕緊用力地咬了一下下唇皮，想藉唇上的痛楚來驅逐胸中的微痛。他忽然加快了脚步，裝做沒看見阿青，筆直地向前走去。

「喂！那不是阿崑哥嗎？阿崑哥！」阿青却不放過他，從園的那一頭嚷叫。聲音裏隱含着勝利的炫耀的腔調。

「阿青，你真會早。」他只好回一聲。

「阿崑哥，來一曲啊！」

「來什麼？」阿崑故意裝成沒聽清楚的样子。

「山歌呀！你的對手在這兒。」

「不早了，下次吧。」

「桃妹在這兒呀！祇有你拼得起。」

「哦……」他不敢停下步子，他幾乎抗不過這誘惑。「下次吧。」

「崑哥，」阿崑在阿崑身邊低聲地但用力地說：「真氣人，分明是認定你不敢來了。崑哥，我說……」

「算了算了。」

阿崑沒再回頭，揚起一陣泥粉急步走去。

「嘿……」阿青目送着那兩兄弟的背影心滿意足地笑了笑說：「桃妹，阿崑不敢拚了。」

阿青那尖利的眼光又一次回到桃妹身上。茶簍繩子緊緊地縛住她的腰，勾勒出腰身的強烈曲線。粗大的髮辮攔在向前傾的背上，尾端從那腰部的凹陷部分垂下體側，結在那兒的紅色毛線格外惹人眼目。那是一副動人的採茶女人圖像，阿青貪婪地盯着。

「桃妹。」對方沒有答理他，於是他又喊了一聲：「怎麼，你連答都不答我一聲哪。還在想他吧，可是他有婆娘了，想也想不到了。」

「死人！少嚕囑好不好？」那女的也沒抬頭就狠狠地說。

「嘔！乖乖，好兇的姑娘。」

桃妹不再理他了，雙手快速地採着茶葉。她那圓臉上的一對圓大的眼睛不轉瞬地盯住前面那一棵茶樹。她曾經期待過，她曾經夢想過，她也曾經傷心過，然而這一切都祇留下若有若無的殘滓沉澱在她心湖裏。她能感覺出悄悄地飄過來的幾雙眼睛，寶妹的、窗妹的，還有阿四嫂跟阿娘姊的，她曉得除了寶妹知道她的心事以外，其他的都帶着揶揄好奇的心情。她早就猜到人們對她

所持的這種好奇心，所以她下了決心今年起不再唱山歌了。剛才要不是阿四嫂和阿娘姊這兩個老大姊一再央求，她也不會哼一聲半句的。這倒不祇是因爲她不喜歡這高瘦身材，背脊微駝，有着一雙尖利眼光的陸綱青，主要還是因了曾使她傷過心的那痛苦的往事。

阿青見桃妹悶聲不響，瘦削的臉皮上開始爬上了不悅之色。「婊子，裝什麼派頭！」他在內心裏狠狠地罵了一聲，正要彎下腰身把茶袋抬起來，但立即又想：不，不能急的，如今阿崑那傢伙退出了，少了一個強有力的對手，而這妮子又漂亮又能幹，實在不能失去這大好機會，況且她還一口答應今年要替我摘茶，時光對我極有利，萬萬不能這樣就罷手，更不能這樣就退縮。還是那個吧……打定主意，於是腦子裏很快就浮上了一支山歌唱起來：

「摘茶愛摘兩三皮

三日沒摘老了哩

三日沒見阿妹面

一身骨節痛了哩」

綱崑綱崙兄弟倆來到位於他們稱做崗頂的那一塊茶園。這裏雖然名爲崗頂，其實並沒有山崗，祇因那是這九座寮庄裏地勢最高的地方。地面微微隆起，茶樹長得最好，園與園間仍然種着一行行的相思樹。這兒，一樣地點綴着摘茶女人的身影。

綱崙是個中等身材的小伙子，今年才十九歲，稗氣未脫，不過做起活兒來倒也身手矯健，充滿活力。他是先一步到茶園裏來收集茶菁的，每個摘茶女人所摘下的都已經秤好，賬也記清了，祇等挑回家裏去。此刻，他已等得有些不耐煩了。加上剛才又聽見了阿青與桃妹的山歌，雖然桃

妹的對答並沒有給阿青好顏色，使他寬慰了些，可是他老是放心不下。

遠在去年夏茶時，阿嵩就給桃妹的歌聲和美貌迷住了。那時，他祇有十八歲，離公認的可以談情說愛的年紀還有一小段距離，而且桃妹又有一個公認的對手崑哥，因此他是不敢聲響的。並且他也曾經認定，對於桃妹，想儘管想，可是那終歸是白想，因為他自知沒有一樣比得上這位親伯父的大兒子，尤其在年齡上，他實在還不够資格跟他爭。阿青、阿岱都比他够資格，而這兩人都只有讓給阿崑，何況自己，他早就死了那條心的。

然而，今年情況整個改觀了。我已十九歲了，十九歲，不少叔父輩的人就是十九歲成親的，既然頭號對手退出了，我豈不是可以湊上去競爭一番嗎？早在阿崑看好了娶親的日子時，他就下了這個決心。實在地，桃妹那胖鼓鼓的胸脯，那迷人的眼睛，想起來就使他渾身躁熱。

本來，他以爲桃妹今年也會到他家來摘茶的，沒想到也不曉得是怎麼搞的，竟給頭房的阿青的爸爸仁德伯請去了。自從他曉得了這個事實以後，馬上就猜到綱青那傢伙一定會成爲他的有力對手。阿青雖然面貌沒有他好看，可是比他高，而且已廿二歲，正是族裏的大人們向來認爲最適當的娶親年齡。在這一點上，他自知是處在劣勢的，可是他有一股幹勁。他早已拿定主意，一定要爭取到底。

今天是清明，春茶第一日。一開頭阿青就向桃妹挑戰要拚山歌了，這可見阿青的居心何在，阿嵩這小伙子會這麼着急，實在也是怪不得的。

好不容易，崑、嵩兄弟倆來到崗頂了。

「哎呀，你們是怎麼搞的，盪到這個時候才來到！」阿嵩禁不住地喊了一聲。

阿崑一向就知道這位小弟弟平時就是勤奮的人，此刻又看見他面孔已經給晒紅了，笠仔也摘